

随笔

冬天的火炉

迟子建

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大兴安岭度过的。那里一进入九月,大地上的绿色植物就枯萎了,雪花会袅袅飘向山林河流,漫长的冬天缓缓地拉开了帷幕。冬天一到,火炉就被点燃了,它就像冬夜的守护神一样,每天都要眨着眼睛释放温暖,一直到次年的五月,春天姗姗来临时,火炉才能熄灭。

火炉是要吞吃柴火的,所以,一到寒假,我们就得跟着大人上山拉柴火。拉柴火的工具主要有两种:手推车和爬犁。手推车是橡皮轮子的,体积大,既能走土路装载又多,所以大多数人家都使用它。爬犁呢,它是靠滑雪板行进的,所以只有在雪路上它才能畅快地走,一遇土路,它的腿脚就不灵便了,而且它装载小,走得慢,所以用它的人很零星。我家的手推车是二手货,有些破旧,看上去就像一个辛劳过度的人,满面疲惫的样子。它的花胎常常慢撒气,所以我们拉柴火时,就得带着一个气管子,好随时给它打气。否则,你装了满满一车柴火要回家时,它却像一个饿瘪了肚子的人蹲在地上,无精打采的,你怎么能指望它帮你把柴火运出山呢?

我们家拉柴火,都是由父亲带领着的。姐姐是个干活实在的孩子,所以父亲每次都要带着她。弟弟呢,那时虽然也就是八九岁的光景,但父亲为了让他养成爱劳动的习惯,时不时也把他带着。他穿得厚厚的跟着,看上去就像一头小熊。我们通常是吃过早饭就出发,我们姊妹三人推着空车上山,父亲抽着烟跟在我们身后。冬日的阳光映照到雪地上,格外刺眼,我常常被晃得睁不开眼睛。父亲生性乐观,很风趣,他常在雪路上唱歌、打口哨,他的歌声有时会把树上的鸟给惊飞了。我们拉的柴火,基本上是那些风刮倒的树木,它们已经半干了,没有利用价值,最适宜做烧柴。那些生长着的鲜树,比如落叶松、白桦、樟子松是绝对不能砍伐的,可伐的树,我记得有枝桠纵横的柞树和青色的水冬瓜树。

父亲是个爱树的人,他从来不伐鲜树,所以我们家拉柴柴是镇上最本分的人家。为了这,我们就比别人家拉柴柴要费劲些,回来得也会晚。因为风倒木是有限的,它们被积雪覆盖着,很难被发现。我最乐意做的,就是在深山里寻找风倒木。往往是寻着找着,听见啄木鸟“笃笃”地在吃树缝中的虫子,我就会停下来看啄木鸟;而要是看见了一只白兔奔跑而过,我又会停下来看它留下的足迹。由于玩的心思占了上风,所以我找到风倒木的机会并不多。往往在我游山逛景的时候,父亲的喊声会传来,他吆喝我过去,说是找到了柴火,我就循着锯声走过去。父亲用锯把风倒木锯成几截,粗的由他扛出去,细的由我和姐姐扛出去。把风倒木扛到放置手推车的路上,总要有一段距离。有时候我扛累了,支持不住了,就一耸肩把风倒木丢在地上,对父亲大声抗议:“我扛不动!”那语气带着几分委屈。姐姐呢,即便那风倒木把她压得抬不起头来,走得直摇晃,她也咬牙坚持着把它运到路面上。所以成年以后,她常抱怨说,她之所以个子矮,完全是因为小的时候扛木头给压的。言下之意,我比她长得高,是由于偷懒的缘故。为此,有时我会觉得愧疚。

冬天的时候,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气温是司空见惯的。在山里呆得时间久了,我和弟弟都觉得手脚发凉。父亲就会划拉一堆枝桠,为我们筑一堆火。洁白的雪地上,跳跃着一簇橘黄色的火焰,那画面格外的美。我和弟弟就凑上去烤火。因为有了这团火,我和弟弟开始用棉花包裹着几个土豆藏到怀里,带到山里来,待父亲点起火后,我们就悄悄把土豆放到火中,当火熄灭后,土豆也熟了,我们就站在寒风中吃热腾腾、香喷喷的土豆。后来父亲发现了我们带土豆,他没有责备我们,反而鼓励我们多带几个,他也跟着一起吃。所以,一到了山里,烧柴还没扛出一根呢,我就嚷着冷,让父亲给我们点火。父亲常常嗔怪我,说我是只又懒又馋的猫。天越冷,火炉吞吃的柴火越多。我常想火炉的肚子可真大,老也填不饱它。渐渐地,我厌倦去山里了,因为每天即使没干多少活,可是往返走上十几里雪路后,回来后腿脚也酸痛了。我盼着自己的脚生冻疮,那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留在家里了。可我知道生冻疮的滋味不好受,于是只好天天跟着父亲去山里。

现在想来,我十分感激父亲,他让我在少年时期能与大自然有那么亲密的接触,让冬日的那种苍茫和壮美注入了我幼小的心田,滋润着我。每当我从山里回来,听着柴火在火炉中“噼啪噼啪”地燃烧,都会有一股莫名的感动。我觉得柴火燃烧的声音就是歌声,火炉会唱歌。火炉在漫长的冬季中就是一个有着金嗓子的歌手,它天天歌唱,不知疲倦。它的歌声使我懂得生活的艰辛和朴素,懂得劳动的快乐,懂得温暖的获得是有代价的。所以,我成年以后回忆少年时代的生活,火炉的影子就会悄然浮现。虽然现在我已经脱离了与火炉相伴的生活,但我不会忘记它,不会忘记它的歌声。它那温柔而富有激情的歌声在我心中永远不会消逝!

以前在老家,过年赶集的首要事情就是买对联。县城有几个集中卖对联的地方,一是在新华书店对过,二是在老汽车站东边,三是在电影院附近。那会儿印刷的对联极少,大多是本地的书法高手提前一两个月就写好摆出来卖的。我最喜欢买那种摆摊现写的对联,撰写者气定神闲,毛笔一挥,几分钟就是一副新鲜出炉的对子。

年前的最后一个集,通常在年三十这天。因为晚上要吃年夜饭,年三十的集只有半天,上午的时候,电影院那儿的十字街头挤得水泄不通。不采购年货的人,也喜欢挤进来凑个热闹,仿佛能把人挤暖和一些似的。过了中午,人就如潮水一样退下去了,剩下零零散散准备打烊的摊主们。上午赶年集,还有一件特别值得期待的事情,就是能遇到舞狮队。舞狮队闪亮登场后,只见狮郎手里挥动的绣球上蹦下窜,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。舞狮队不去一般的商家门口舞,他们只去大单位门口。舞狮队一到,单位就把准备好的鞭炮拿出来放,还有些单位会围观群众撒糖,小孩子们怕被踩,不敢上去抢,只有舞狮队离开后,他们

才一窝蜂冲上去,在地面上扒拉着找糖块。

县城里已经好几年不逢集了,过年赶集,要到乡镇去。乡镇的集,反而更有年味,因为专做生意的商人摊贩比较少,大多数都是乡村老汉,老婆婆趁着年底,赶集售卖自家的特产。有点手工艺的,比如蒸包子、扎灯笼、捏糖人、剪窗纸、理发,就卖手艺,长长的一条街上,各种招展,热气腾腾,手机随便一拍,都是一幅充满了年味与生活气息的好图片。那次赶集,买了甘蔗、橘子、大蒜瓣、羊肉、烧鸡、咸鸭蛋……都是日常的水果和食物,有点喜气洋洋的感觉。还买了一只洗脸盆,大红色的,盆里印刷着红双喜的那种,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别流行,是结婚的必备物品。或许是因为太落伍的缘故,我花10块钱买下这只脸盆的时候,摊主十分高兴,说这个盆他已经摆了五六个年集没有卖出去,终于遇到识货的了,我开玩笑说,要好好收藏起来,以后能卖出个文物的价格。

两年没有返乡过年了,回想起赶集的情形,那份记忆变得特别珍贵,有时会翻出那年赶集拍下的照片,看着照片里的热闹景象,会有些走神。

回味

赶集

韩清月

品鉴

相约太空

孙以煜



《相约太空——中华飞天圆梦赞》 杜玉曦 作

画家杜玉曦创作的一幅浪漫与现实相结合的画作《相约太空——中华飞天圆梦赞》,将神话中的仙女飞天与中国航天英雄在太空相逢的美好愿望,做了梦幻般的表现。

年逾八旬的杜玉曦不无感慨地说:“这幅作品缘于2008我国神舟七号载人飞船飞向太空,宇航员出舱太空行走,举国旗,扬国威,向世人宣告:太空,我们来了!”画家的敏感让杜玉曦脑海中迅速生出画面——宇航员、飞天,在太空中相约、相逢、相见。于是《相约太空——中华飞天圆梦赞》的构思成型了。他发现,中国古典文化艺术传统中,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例子不胜枚举。《敦煌壁画》《永乐宫壁画》,文学作品中脍炙人口的《西游记》等等,早已将天上人间融为一体。神话中的仙

女飞天,与当今航天英雄的飞天,在太空相约相逢的构思,不仅可行,而且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向中国航天技术领域的一次延伸。为完成这幅作品,他从看到宇航员出舱,到琢磨如何以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表现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,采集实现这一作品的素材,经过了两年的时间。

两年之久的反复推敲,修改和艰苦创作,这幅“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”的作品才告完成。凭借多年的创作经验,他能切实地感觉到,这次创作,有种从现实主义绘画框格中突然跳出的快感;有种苦求多年而不得的创作状态突然升华的快感。某种意义上,对于杜玉曦来说,不啻为衰年变法与数年坚守民族文化艺术创作观念的一次跨越。

纪实

但由此也可以看出,掌握卫星返回技术殊为不易。此后的历史证明,中国的卫星回收成功率很高。有一年,杨嘉辉参加国际会议,他介绍了中国在卫星上使用的“三轴稳定系统”后,引起了包括美国、苏联等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,他们认为中国控制卫星的技术先进实用,纷纷要求和中国进行交流。但是谁又知道这种祝贺和赞誉的后面却要付出多少心血,承担多少压力呢?

如果了解在此之前,杨嘉辉在“文革”中所表现出的抗压能力,就不会感到意外了。不爱说话,却善于思考,身材不高,却能“力扛千斤”的杨嘉辉,以一个杰出科学家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祖国、对

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,在困难的条件下,默默地奉献。表现出了极高的“抗荷力”。

有一位1965年才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,也在那时被列入了“审查对象”,被迫写“交代材料”。这位年轻人不服气,一心想讨回自己的清白,和那些不讲理的人说理。可就在这时,他惊讶地发现,和他在一起“交代问题”的竟是德高望重的杨嘉辉先生。杨先生受的冤屈比他大,可是却安之若素,视如等闲。不管是逼他写交代材料、强迫下厨房帮厨,还是开批判会,都动摇不了他的那固有的沉稳和冷静。更想不到的是,身处逆境,杨先生竟然还一直在琢磨卫星方案,似乎人间事和他无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37

边东子 著

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关,天上事才是他该管的。杨嘉辉看出这位年轻人正因为遭受冤屈,心神不宁,就鼓励他说:“只要你自己认为自己没有错,别的就不要去管他,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”年轻人听了杨先生的话,更有杨先生以身垂范,就振奋起来,干脆利用这段“难得的清静”学起了外语和现代控制理论。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37

张卫平 著

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船上的人们一阵惊呼。冷娃在船上人们的帮助下把渡船划到岸边,然后跳入黄河去寻找小莲。小莲本来熟悉水性,掉下去后不小心呛了几口河水,河水又冷,小莲就感觉不对劲,就往岸边游边向远处喊着:哥,快来救我。冷娃游过来一把拉住小莲,小莲头一昏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冷娃把小莲背到刘象坤住的屋子里。

刘象坤挽起袖子,拿过一个皮包,皮包打开,里面插满了长长短短的针。

刘象坤喊着:宝明。宝明喊着来啦来啦端着碗酒进来,然后用火柴把酒点燃,酒碗上冒着蓝色的火苗。刘象坤把针在火上烤一烤,照准小莲脸上的穴位扎了进去,扎进第三针的时候,小莲叫一声睁开眼。

冷娃高兴地喊着:小莲,小莲!白宝明看一眼冷娃,示意冷娃闭嘴。

贺麻子得到小莲落水的消息,一路喊叫着来到铺子里。贺麻子进来的时候,刘象坤已经把银针一根一根从贺小莲的脸上拔下来,然后又细心地一一插回到皮包上。

贺小莲也像做了个梦似的睁开眼,看见了刘象坤、白宝明,还有急得满头大汗的冷娃。

贺麻子看见小莲喊叫着:小莲,小莲!小莲脸上露出笑意:爹!

贺麻子听见小莲的叫声,知道小莲没事了,老泪一下就流下来:小莲啊,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爹也不活了。

刘象坤说:说的哪门子丧气话!你闺女壮得很!贺麻子就转过身一个劲地感激着:先生大恩贺麻子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先生,这是看病的钱,请先生收下来。贺麻子从衣服里掏出一叠花花绿绿的钞票。

当地流通多种票子,有法币,有阎锡山发行的晋钞。

小说